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英文版主編 羅伯特·奧迪 Robert Audi

中文版審訂召集人 林正弘

劍橋哲學辭典

劍橋哲學辭典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英文版主編 羅伯特·奧迪 Robert Audi

中文版審訂召集人 林正弘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劍橋哲學辭典／羅伯特·奧迪(Robert Audi)英文主編；
王思迅主編．- 初版．- 臺北市：貓頭鷹出版：
城邦文化發行，2002[民 91]

面； 公分

含索引

譯自：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ISBN 986-12-0085-1(精裝)

1. 哲學—字典,辭典

104

91005125

國際知名哲學家聯合推薦：

「《劍橋哲學辭典》搜羅廣泛、內容新穎，是哲學方面最好的小型英文參考書。」

——羅遜(Richard Rorty)，《偶然、反諷與一致》(*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及《真理與進步》(*Truth and Progress*)作者

「《劍橋哲學辭典》是一項不凡的成就，為概括性參考著作之最，但卻不僅止於此。它所涉及的範圍極廣，全書文字清晰，適用於許多不同種類的研究。」

——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德性之後》(*After Virtue*)作者

「《劍橋哲學辭典》是一部出色的參考著作，有助於哲學家和非哲學家瞭解哲學史中的主要人物及觀念。經過充分地前後參照及細心編輯，本書亦提供了學生及教師依循的導引，以及進一步閱讀與研究的方向。」

——薩依德(Edward Said)，《文化及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作者

「《劍橋哲學辭典》文字俐落、編纂縝密，不啻為任何人文學者的藏書中必備之參考著作。這是部易於瞭解的概說，甚至消化了西方哲學傳統核心最複雜的觀念，對於觀念史及醉心於這些觀念的思想家而言，本辭典是一部極為有用的導論。」

——小蓋茲(Henry Louis Gates, Jr.)，*《鬆散的規範：文化戰爭筆記》*
(*Loose Canons: Notes of the Culture Wars*)作者

「這是值得哲學家欣喜的事。簡潔、文字清晰、涵蓋論題廣泛，《哲學辭典》就該解答無數疑問，引發其他質疑，並挑起智性上的好奇，同樣也帶來爭端。」

——伯克(Sissela Bok)，*《謊言：公眾及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選擇》*
(*Lying: Moral Choice i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作者

各大媒體書評：

「總之，《劍橋哲學辭典》是項非凡的成就……本書所有辭條都具有極高標準的清晰性……極為值得推崇的是，它成功地完成了哲學辭典的任務。」

——《倫理學》期刊(*Ethics*)

「在編輯上琢磨出呈現的嚴密、簡明及清晰，是這部傑出著作的品質保證。在未來幾年，這部著作將會證明它的有用性。」

——《泰晤士報》教育副刊(*Times Education Supplement*)

「這無疑是我所見過在哲學方面最好的單冊參考工具……我發現，討論我毫無所知之主題的文章非常有用、簡明且清楚；至於我所熟悉的那些，同樣處理得極好。」

——《大洋洲哲學月刊》(*The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辭條撰稿適切、簡明、易於理解，且顯然具有權威性。」

——《美國參考書年報》(*The American Reference Books Annual*)

審訂委員名單

(依筆劃順序排列)

召集人：

林正弘 台灣大學

審訂委員：

丁崇貞	政治大學
丁福寧	輔仁大學
方萬全	中央研究院
王 巍	北京清華大學
王文方	中正大學
王祥齡	逢甲大學
朱建民	中央大學
江金太	政治大學
米建國	東吳大學
何志青	中央研究院
何信全	政治大學
何建興	南華大學
吳秀瑾	中正大學
吳瑞媛	清華大學
呂健吉	華梵大學
李國偉	中央研究院
李瑞麟	中正大學
沈清松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汪文聖	政治大學
林 立	淡江大學
林安梧	師範大學
林志明	台北師範學院
林從一	政治大學
林維杰	南華大學
林鎮國	政治大學
俞懿嫻	東海大學
洪漢鼎	中國社會科學院
洪鎌德	台灣大學
苑舉正	東海大學
孫效智	台灣大學
徐光台	清華大學
徐佐銘	淡江大學
徐學庸	輔仁大學
袁保新	醒吾技術學院
馬 森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張旺山	清華大學

張鼎國	政治大學
張福建	中央研究院
戚國雄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莊文瑞	東吳大學
許功餘	淡江大學
郭博文	中國文化大學
陳文團	台灣大學
陳金樑	新加坡大學
陳瑞麟	東吳大學
陳瑤華	東吳大學
陳懷恩	雲林科技大學
傅大爲	清華大學
彭文本	東海大學
游淙祺	淡江大學
黃 藹	中央大學
黃居仁	中央研究院
黃冠閔	華梵大學
黃柏棋	政治大學
黃慶明	中國文化大學
楊世雄	政治大學
楊金穆	台灣大學
葉新雲	台灣科技大學
趙之振	清華大學
劉千美	東吳大學
劉希文	靜宜大學
劉孟奇	台灣大學
劉若韶	政治大學
劉述先	中央研究院
劉梅琴	成功大學
蔡源林	南華大學
蔡錚雲	政治大學
盧傑雄	香港嶺南大學
蕭宏恩	輔仁大學
賴建誠	清華大學
錢永祥	中央研究院
戴 華	中央研究院
謝世民	中正大學
謝仲明	東海大學
簡國榮	銘傳大學
鄭錦倫	東海大學
蘇文流	中央研究院
顧忠華	政治大學
龔卓軍	淡江大學
龔維正	中央大學

劍橋哲學辭典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英文版主編 羅伯特·奧迪(Robert Audi)

中文版審訂召集人 林正弘

主編	王思迅
副主編	張海靜
執行編輯	曾雅麟
助理編輯	黃琪雲
校閱編輯	王建功 王建智 古秀鈴 朱翰英 吳明峰 呂政倚 汪郁榮 林志達 林武佐 林秀萍 柯建廷 柳淑惠 奚 浩 張文城 張君溥 張愷忻 許貝矜 郭嘉敏 陳宛萱 陳政揚 陳銘恩 曾麒樺 楊士奇 楊勝欽 劉光中 劉亞蘭 劉盈成 歐陽敏 潘永傑 蔡佩青 蔡幸芝 鄧元尉 冀劍制 戴東源 薛清江 謝宗宜 簡淑雯 羅名珍 饒偉立
校對	王乾任 白淑美 林慧雯 吳瑞淑 黃榮珠 黃淑惠 楊如萍 劉素芬 潘筱瑜 賴淑芬 鄭窈窕 蕭佳傑
美術設計	徐璽設計工作室
行銷企劃	郭其彬 林芳吟
出版	貓頭鷹出版
發行人	蘇拾平
電話	(02)2356-0933
發行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愛國東路 100 號一樓
網址	http://www.cite.com.tw
電話	(02)2396-5698
傳真	(02)2357-0954
劃撥帳號	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 4 字樓 504 室
電話	(852)2508-6231
傳真	(852)2578-9337
新馬發行所	城邦(新馬)出版集團
地址	Penthouse 17, Jalan Balai Polis, 50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	(603)206-0833
傳真	(603)206-0633
排版	辰皓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2 年 7 月初版
定價	3500 元
ISBN	986-12-0085-1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2 OWL Publishing House

A Division of Cite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文版序

哲學是由西方輸入的舶來品，中華文化原無以「哲學」為名的學術領域。但這不表示我們沒有類似西方哲學的思想內容。哲學的內容基本上是對文化的各個面向所做的深入反思。任何精緻的文化都會有某種形態的哲學思想。先秦諸子的學說、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以及歷代文論、詩話、詞話、畫論中的文藝批評，都有極豐富的哲學思想內容。

西方哲學的輸入對我們有三層意義。第一、加深對西方文化的瞭解，不致停留在膚淺的層面；第二、幫助我們對自己文化及當前問題的反思，不致囿於傳統的思考方式；第三、以西方哲學的架構或論述方式為借鏡，整理出我們自己文化中所原有的哲學思想內容，建構中國哲學及中國哲學史的專業領域。

自從引進西方哲學以來，我們一直沒有全面的均衡介紹。我們有不少研究西方哲學的專家對某一學派、某一哲學家，或某一專題做較深入的介紹或論述，甚至有一些出色的研究成果。但由於國內哲學專業人口不足，引介及研究的範圍始終未能涵蓋西方哲學的全部重要領域。不少重要的哲學領域、哲學家及學派，在中文著作中一片空白。一般國人對哲學的認識仍然限於這些零星的介紹。

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原本就會依據本土文化的需要而做適當的選取。但這樣的選擇必須基於對被選取對象的全面瞭解，而不是依賴少數專家個人的興趣或主觀的偏好。哲學在國內一直都是冷門學科，我們不期待在可預見的將來，哲學專業人口會大幅增加，因此也不預期在短期內對西方哲學會有全面的詳細介紹。在此情況下，一本內容周延而可靠的哲學辭典可以暫時滿足我們在這方面的部分需要。目前國內由於哲學專業人口的不足，尚無把握能自行編纂令人滿意的哲學辭典。慎選適當的外文辭典譯成中文，是目前可行的辦法。

劍橋大學出版社於一九九五年初版，一九九九年增訂再版的《劍橋哲學辭典》頗能符合我們的需求。就涵蓋範圍而言，古代哲學與當代哲學，例如：東方哲學、阿拉伯哲學、非洲哲學亦能兼顧。至於辭條解說的詳略程度，它除了說明哲學名詞的基本意義之外，還討論相關的問題、爭論及學說。它一方面不像一般小本字典，對哲學名詞只做極簡略的解釋，查閱者無法得到最初步的理解；另一方面，又不像那些一、二十大冊的哲學百科全書，讀者無法在短時間內讀完一個辭條的解說。哲學名詞極易引起誤解，通俗化的闡釋更容易誤導讀者。本書完全避免了此一常見的弊病。某些辭條的解說，為求精確，難免稍嫌艱澀，初學者不易一目瞭然。但一般說來，本書在流暢易懂與精確可靠之間的拿捏，取得了相當好的平衡點。

我們希望本書的出版，不但有助於國人對哲學領域的全面認識，同時也使我們的概念及語彙更加豐富。最後，我們期盼讀者提出寶貴的意見，做為中譯本再版修訂的參考。

林正弘
2002.6.10

中文版序

《劍橋哲學辭典》的中文版翻譯是哲學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它是這一類全方位哲學參考書籍在中文翻譯上的首創之作，不管是在觀念上、歷史上或是傳記上各個面向，本書都將提供中文讀者在哲學相關領域的閱讀及學術研究上，非常重要的資訊。個人期待此譯本對溝通日趨緊密的中文與英文哲學讀者都能有所助益。

《劍橋哲學辭典》的翻譯工作十分吃重，在此謹對翻譯團隊的辛勞深深致謝。即使是翻譯傳記條目都是相當困難的，辭條中所牽涉到的專有名詞界定更屬非同小可的挑戰，而中英兩種語言之間的差異性，更使得要與原文意義達到完美的可信度是近乎不可能的苛求。誠如上言，即便有相對應的概念讓完美可信度成為可能，但翻譯的本身往往也會產生饒富趣味的哲學問題，或是引起概念上細微差異的不同詮釋。正因如此，對於此譯本的讀者，特別是能夠閱讀兩種語文的哲學讀者，應該會有超乎尋常的收穫。

哲學著作的翻譯不僅是高難度的學術努力，更是一門藝術。因此歡迎讀者對於本辭典的某些譯詞提出建議，個人相信《劍橋哲學辭典》中文版的編輯群會樂於接受意見，並對往後的版本有所幫助。

如同個人於英文版序所說的，個人也十分願意接受指正或批評，以利辭典的精益求精，特別在中國哲學家條目及中國哲學核心觀念方面，來自於熟稔中國哲學的中文版讀者的意見尤其寶貴，而他們在其他領域想必也能針對某些地方提出指正。

我們可以假設大部分的哲學從某方面來說是共通的，哲學的要素在任何的文化中也都佔有一席之地，許多哲學技巧與觀念在眾多語文裡，以及面對無數的問題時都是適用的，無論是實踐或理論上皆然。但也有另一種相關的假設，在某些特定語文的族群中，他們的哲學技巧與觀念是較少為其他語言族群所知，或至少是較不常用的。本書正好在中英文的哲學表達上提供一個難得的機會來檢驗這兩種假設。更重要的是，本書將成為中英文哲學作者溝通與相互滋長的最佳橋樑，個人深切期盼《劍橋哲學辭典》中文版的卓然有成。

羅伯特·奧迪(Robert Audi)

2002.5.20

英文版第一版序

哲學總是以尋常的用語完成不尋常的事，像是「相信」和「知道」、「原因」和「解釋」、「空間」和「時間」、「正義」和「善」、「語言」和「意義」、「真」和「美」、「藝術」、「宗教」、「科學」、「心靈」、「知覺」、「理性」，還有其他無數用語。這個領域有許多術語很難定義，但由於我們以日常語彙完成此事，使得它帶給辭典編纂者更大的挑戰。我指的不只是剛才所列的那些一般用字，還有很多或許聽起來更不起眼的字，像是「偶然」、「行動」、「文法」、「集合」及「模糊」。本書描述到的所有日常用語，都以某種方式在標準英語辭典中有所定義，或涵蓋於一兩本百科全書中。但許多哲學讀者，特別是非本科和其他領域的讀者，需要一本完全不同於這二者的參考書，它要比前者專業，但內容要比後者少得多。不管一般辭典部頭有多大，即便甚為精確，都無法提供足夠的訊息，以幫助必須為了哲學理由而查閱詞項的讀者；而且，即使百科全書和專業的參考書籍在哲學上有所啟發，但往往都太長了，且有時太過散亂，以至於對一詞項使用的哲學核心為何，無法為讀者提供簡明的陳述。本辭典符合了哲學參考書內容豐富、作者眾多的需求，同時在範圍上極為廣泛、大小上極為適中，而且內容上極為權威。和哲學百科全書或某些次領域專門手冊中的對等辭條所需的空間比起來，本書辭條所佔空間要小得多了，但本書所處理的眾多主題，對哲學辭典來說是適當的，且專業的作者使其具有某種深度。它目前盡可能地做到的是，使其為數眾多的辭條，對於只是對這個領域的有趣概念或深刻思想家好奇的人而言，讀來興味盎然。

本世紀的上半葉，以英文出版的主要哲學辭典為鮑德溫(James Mark Baldwin)的《哲學與心理學辭典》(*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這是一部多人著作的辭典，由麻州(Massachusetts)格魯塞斯特的彼德·史密斯(Peter Smith of Gloucester)所出版；它於1901年以兩冊出現(1905年加進參考書目)，並於1925年修訂再版。本世紀下半葉，英文哲學辭典就比鮑德溫的要小得多，且若不是由一名作者撰寫，便是偶爾由一群作者籌畫，這樣的小組鮮少超過十二人，且在受限的小空間內工作。在這些著作中，幾乎沒有辭條超過五百字；最典型的是一百五十字以下的概述。

相對地，本辭典為國際團隊的著作成果，這個團隊囊括了三百八十一名精挑細選的撰稿者，分別代表了主要的哲學次領域及許多哲學傳統。它包含了對主要哲學家的紮實處理，這些辭條的內容常常多達數千字。而針對其他重要思想家也有數百條之多，往往都在五百到一千字，還有數千條對哲學上重要詞項的簡短定義。此外，它還對哲學的次領域，像是知識論、倫理學、形上學、心靈哲學和科學哲學，提供了詳細的總覽，有些還超出了六千字。它提供許多前後參照辭條，以幫助讀者理解哲學概念、瞭解學科術語，並品鑑哲學家本身。還有數百條針對來自非西方哲學的重要詞項及思想家，諸如來自中國、印度、日本及韓國的傳統。本辭典亦涵蓋了許多來自和哲學密切相關的領域，且在哲學上很重要的思想家及詞項，這些領域包括了資訊科學、經濟學、法律、語言學、文學、數學、心理學及其他行為科學，還有宗教。附錄定義了邏輯符號，並指出了其他在哲學中所使用的特殊符號。

在百科全書、入門書、手冊和類似的參考著作生產過剩的年代，更應該提的是對哲學辭

典的需求。這些參考著作之間具有重大的差異：辭典是定義性的，雖然本辭典已超出這種範圍；百科全書、入門書及類似著作有時並不定義為首的詞項，這類著作的主要目的傾向於提供訊息、交待歷史及作為參考文獻。此處並沒有明顯的區隔；一定義或可提供訊息，而有關一論題的正確訊息，則能夠用來定義討論中的概念。但實際上，一個好的定義可以以一種百科全書或手冊文章根本不會如此處理(且不需要如此處理)，並在任何簡短、初步的形構中也通常不會這樣處理的方式，掌握住目標主題的概念核心。

有用語潔癖者可能會認為，辭典應該全數排除思想家的辭條，因為專有名詞並不容許定義。即使嚴格說來這是對的，但舉個例子，詢問蘇格拉底對哲學家而言是什麼意思，或由哲學上來談他是誰，則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這類有關於思想家的問題在哲學辭典中受到了適當的處理，且有可能像吸引哲學領域的眾多讀者一樣，引起一般讀者的興趣。回答這些問題並不需要參考文獻或其他的傳記，然而囊括這些東西將意味著一部更長且完全不同的書籍。針對哲學家的辭條通常會引用原文；但這些辭條主要是致力於所討論思想家的核心觀念。然而，和其他更小型的當代英文哲學辭典比起來，本書則較有深度，特別是針對主要哲學家、哲學的次領域及軸心哲學概念的辭條而言。

雖然本書的範圍超出了西方哲學，且實際上超出了受到狹隘認定的哲學，但核心焦點仍是西方哲學家和西方思想。我們已力求涉獵廣泛，但卻不自認為完備。即使辭條及細項已涵蓋了四千多個概念及哲學家，我們也無法囊括每一個哲學上的重要詞項或每一個思想家，即便他們是對哲學有興趣的人或閱讀哲學文獻時會查閱的。本書特別適用於哲學和其他學門重疊的領域，像是認知科學、經濟理論、女性主義研究、語言學、文學理論、數學、哲學和宗教。並且，我們已努力納入足夠的辭條，以幫助讀者接近極為多樣的「純粹」哲學文本，並理解跨學科之哲學研究的實質範圍。

為避免分散並打斷文本，文中的交互參照(即「參見」項)只在辭條的末尾出現。而文外的交互參照(即「見」項)則隨著主要辭條以字母排序，並指引讀者參考所討論的詞項或思想家的辭條。文中的交互參照並非全然完善，在此，我們似乎很明顯地可以將它視為是補充或相關的訊息。文中的交互參照數量也已儘量減少。這部分是要避免分散讀者的注意力，部分是因為本辭典所具有的辭條，已涵蓋了在文中所討論的大部分哲學家，以及撰稿者在他們的辭條中所用到的絕大部分哲學詞項。遵循書中所提供的交互參照，可以引向其他有用的辭條，並更能瞭解讀者原先想要查閱的論題。

人名索引中列出了許多本辭典付梓時仍在世的哲學家，所列出的人名，都附上了一項或多項辭條，以提供有關於此人的訊息。索引中所包含的人名呈現了六百多名來自所有哲學時期，且致力於其所研究課題的哲學家 and 思想家，雖然他們並非辭條的主題。為何本辭典沒有包含在世人物的辭條？理由有幾項。畢竟，許多將會成為這類辭條的人，包括索引中所列的大部分年長哲學家，都仍在從事哲學研究，我們不應該假定現在就可以對他們勾勒出充分的圖像。執筆描述的任務要像本書一樣夠簡潔，又要在智性上夠充分，通常不可能缺少歷史的深度。在許多的情況下，讀者會透過索引發現有用的訊息，這個索引列出了數百名當代哲學家及許多其他思想家(雖然這許多人名不可能全都在主要辭條中提到)。當然，在這個領域中有許多重要人物，撰稿者不幸未能將他們列入其極為有限辭條中。

某些讀者可能會很驚訝地發現，並沒有單論哲學本身的辭條。部分原因是並沒有足夠充分的簡短定義。它不會真的像許多人所做的，從字源學方面將「哲學」定義為「愛智」：雖說哲學家愛智慧，以及許多愛智慧者受激勵而從事哲學，是很自然的，但是，一名愛智者可以全然不具哲學性，甚至一名優秀的哲學家充其量也只能專精於幾個探究領域。或許有極為多數的哲學家（雖然不是全部）會同意，哲學大致上為對非限定的觀念和爭議範圍做批判而常態性的系統研究；但對於什麼樣的觀念及爭議為哲學中的核心，或關於研究它們的明確方法，這項特徵卻什麼也沒說。從某方面來說，這部辭典作為一個整體，展現了一種哲學概念，它在內容上很豐富，且廣泛地代表了過去、現在，以及或許長遠的未來，普遍被視為是哲學研究的事物。對於「好的『哲學』定義應該包含什麼」這種意義需求，有益的考量可能是，我們如何定義出許多主要哲學家的核心關懷，他們呈現出了不同的時期、哲學風格及文化。這樣的清單可能包括了柏拉圖(Plato)、亞里斯多德(Aristotle)、亞奎那(Aquinas)、笛卡兒(Descartes)、休姆(Hume)、康德(Kant)、黑格爾(Hegel)、彌爾(Mill)、裴爾斯(Peirce)、海德格(Heidegger)和維根斯坦(Wittgenstein)。我們也會試著對哲學的某些基礎領域，像是知識論、倫理學、邏輯和形上學，建構出統一的特徵描述，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考量，那些次學科的核心為何，諸如美學、歷史哲學、語言哲學、邏輯哲學、心靈哲學、宗教哲學及科學哲學。閱讀針對這些哲學家 and 領域的辭條，大概會對何為哲學提供一種較好的指示，遠勝於我們從甚至為一千字的辭條中所能預期者。

對於某些讀者而言，有三項文本特色可能需要解說一下。首先，順著一般嚴謹的哲學寫作者的習慣，我們會將被指稱或被直接指涉的文字或較長的表達括上單括號，就像是，我們會說「論證」這個詞語不是指稱論證的過程，便是在其中所呈現的論證。第二點則牽涉到以「非」(non)開頭的詞語，像是「非-心靈的」。我們習慣是在「非」的後面加一個連字號，除非這樣的詞語有固定的用法，像是「非暴力」(nonviolence)及「非戰鬥人員」(noncombatant)這樣意義的字，不是單純對其基本、正面要素加以否定。舉個例子便可以看出差異。任何不是戰鬥人員的東西，任何從船、鞋和封蠟到山丘、小河、死湖和樹叢的東西，都是非-戰鬥人員，但這些東西並非因此而是非戰鬥人員。因此，「非戰鬥人員」、「非暴力」、「非參賽者」(nonstarter)及「非認知主義」(nonscognitivism)就是所寫的那樣子，而「非-心靈的」及「非-推論的」則帶有連字號。這種習慣反應了大部分哲學家的自然傾向，並可部分基於如下的意義，即當用來形成補充詞語時，「非」扮演了一種特殊且非常重要的角色：較像是確定詞語的操作者，而非字頭的角色，以創造一個語意上不同的詞語。第三點則是有關於以日常用字來取代常被哲學家以專業方式使用的詞語。為了簡潔，也為了幫助不熟悉「只當」(just in case)這種專業用法的讀者，我們經常以「若」(provided)來取代「只當」，而後者則等同於「若且唯若」(if and only if)。除了受影響的撰稿者以外，沒有人會注意到這種取代，而被諮詢到這件事的人均不認為這種取代會改變內容；我之所以提到這項更動是因為怕有人會對此感到好奇。

生產這類著作大概不可能會沒有錯誤，特別是疏漏的錯誤。當然，搜羅廣泛並不要求完備性(假設對這類著作而言，存在一種清楚的完備概念)；而在一部包含了動態及發展領域的辭典中，完備性也是不可能的。我將樂於收到評論或修正，且負責將它們寄給適當的撰稿者(們)，並歸檔以備將來可能之用。在此，有必要再提出兩項解說。首先，雖然辭條長度並非無關於其論題的重要性，但其他因素，像是所討論概念的複雜性、目前或近來對其關切的程度，以及撰稿者的風格及想法，也決定了長度。其次，雖然我們已要

求作者力求對它們的論題保有最高度的易讀性，但某些辭條並沒有企圖讓所有讀者都能充分理解(若真是如此，便無法幫助那些需要這些辭條的人)。我們相信，對於任何有興趣的讀者而言，所有辭條都有某種價值；但有些辭條便是打算提供專業化或學術性的訊息，而有些則是在一段開場後繼續處理專業化或學術性的內容，而這種開場即是有意要為任何諮詢這個辭條的讀者，提供可能的必要事物。

致 謝

當然要特別感謝顧問群，他們在決定辭條的選擇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他們許多人都謹慎研究了我寄給他們的長串辭條清單，也檢閱了辭條的樣稿。我特別想要感謝艾爾斯頓(William P. Alston)、伯克斯(Arthur W. Burks)、齊桑姆(Roderick M. Chisholm)、價伯(Daniel Garber)、艾爾溫(Terence Irwin)、克萊茲門(Norman Kretzmann)、盧卡斯(John R. Lucas)、培里(John Perry)和伍德(Allen W. Wood)，因為他們所做的事遠超過要求，且他們全都不斷地提供批評和建議。我也非常感激已故的卡斯塔內達(Hector-Neri Castañeda)，還有爵茨基(Fred Dretske)、麥康奈-基內(Sally McConnell-Ginet)、穆爾(Michael S. Moore)、奧尼爾(Onora O'Neill)、羅遜(Richard Rorty)和圖美拉(Raimo Tuomela)，他們至少在某一階段提供了重要的協助。

如果在這本辭典的發展中，有任何一個人不斷保有睿智、持續而普遍的影響的話，那便是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執行編輯穆爾(Terence Moore)了。他首先說服我擔任主編的工作，並在本書發展的每一個形成階段幫忙，還於每一個主要段落提供編輯上的建言。憑著銳利的批判眼光，他參與了風格和組織的細節；籌畫了作者、論題和程序；並指導了內文和封面的設計。

許多的撰稿者這一路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建議，我非常感激他們的幫忙。其中有許多人根據編輯上的建言修改他們的辭條，有時還不只一次。在這項計畫的這幾年間，許多撰稿者還主動寄給我更新的版本或改進的內容。至於我，和撰稿者及編輯顧問所做的哲學討論，是這項長久而艱鉅工作的支撐要素。這些年來和世界最頂尖的跨部門哲學家密集工作，帶給我強烈的活力感及哲學專業的智性力量。我相信，獻身於學術和真理，將勝過流行及特異風格和論辯。

本辭典已受益於哲學次領域的許多專家的建言。德列夫生(Michael Detlefsen)提出了他在邏輯領域的長期編輯經驗，而徐姆(George Schumm)則編製了附錄部份的「專門符號與邏輯記號」，二者在決定及準備邏輯和數學哲學數百項辭條的相當部分，提供了極大的幫助。信廣來(Kwong-loi Shun)在中國哲學的數個論點上給了我建議。楊德(Keith Yandell)則在佛教及印度哲學方面扮演了類似的諮商角色。毛雷多(Alexander Mourelatos)在某些希臘哲學辭條上提供了優秀的建議。提出批評指教者亦多得無法一一列舉。其中包括了阿拉德(James Allard)、艾里森(David Allison)、巴赫(Kent Bach)、貝克(Lawrence Becker)、比恩(Joseph Bien)、布里扎爾(Daniel Breazeale)、伯茲(Robert Butts)、卡斯頓(Victor Caston)、柴爾德雷斯(James Childress)、戴維斯(Wayne Davis)、戴龍(John Dillon)、埃奇門狄(John Etchemendy)、蓋特(Bernard Gert)、古德曼(Lenn Goodman)、加西亞(Jorge Gracia)、

格斯塔夫森(James Gustafson)、格廷(Gary Gutting)、黑爾(John Heil)、肯(Robert Kane)、克拉納(George Kline)、考克爾曼斯(Joseph Kockelmans)、庫安(Manfred Kuehn)、庫恩(Stephen Kuhn)、麥克布里奇(William McBride)、曼(William Mann)、馬丁尼希(A. P. Martinich)、梅爾(Alfred Mele)、摩西(Paul Moser)、蒙羅(Donald Munro)、潘納斯(Paul Pines)、波奇曼(Louis Pojman)、波西(Carl Posy)、羅威(William Rowe)、沙蒙(Wesley Salmon)、夏赫特(Richard Schacht)、施尼溫德(Jerome Schneewind)、施拉格(Calvin Schrag)、塞邦(Jean-Loup Seban)、齊格飛(Hans Seigfried)、素馬可(Sydney Shoemaker)、索沙(Ernest Sosa)、史特瓦(M. A. Stewart)、斯坦普(Elenore Stump)、沃克爾(Paul Walker)、懷特(Stephen White)、伍德(Rega Wood)，尤其還有麥克坎(Hugh McCann)。

許多人提供了技術及編輯上的協助。哈維赫斯特(W. M. Havighurst)獨力為出版社做了原稿編輯，並憑著敏銳的眼光和靈巧的手，明顯地在許多地方改善了原稿。他的工作需要確認大量訊息，探索數以千計的細節，且將近一年持續不斷地和我保持聯繫。我們一起合作，試著保持撰稿者的內容，並盡可能在這樣一冊書中，保留他們的風格。我也要特別感謝奈斯波(Allison Nespor)對於人名索引的廣泛協助，對於整本書的校對，還有在這項計畫的這幾年來，對於許多地方的編輯建言。必須附帶一提的是，出版的時間安排並不允許每一位撰稿者都讀過校樣，而某些讀過校樣的撰稿者，也並非讀了他們所撰寫的每一項辭條。有可能被數個校對所漏掉的錯誤，並不是撰稿者的責任。

在出版社方面，我受到了如下諸位的幫助及指教，包括了阿涅斯(Michael Agnes)、高德(Alan Gold)、格林豪爾(Kenneth Greenhall)、漢奈西(Cathy Hennessy)、默里(Christine Murray)、魯達(Alexis Ruda)，特別是普里布爾斯基(Sophia Prybylski)，她辛勤地監督了修正校樣的全盤過程。我在內布拉斯加大學(University of Nebraska)林肯(Lincoln)校區哲學系的助理們也提供了幫忙，他們是：格拉(Priscella Guerra)、斯隆奈格(Nancy Slonneger)、童得朗姆(Michael Tonderum)、韋伯(Douglas Weber)和楊小梅(Xiaomei Yang)。而內布拉斯加大學及我哲學系同僚們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也很感謝於1994年，在我擔任法哥西(Fagothey)傑出教授的學期間，聖塔克拉瓦大學(Santa Clara University)哲學系所給我的幫忙。

我對我家庭的虧欠是難以計量的。在這項計畫的七年間，我的妻子瑪莉-露易斯(Marie-Louise)給了我原典和文獻材料上的建議，幫忙我整理檔案並組織給作者眾多信件中的部分。她和我的孩子凱瑟琳(Katherine)、伊芙琳(Evelyn)和保羅(Paul)，也協助了無數的編輯和文書工作，並愉悅地容忍干擾及問題，這是在編纂如此規模的書時所難以避免的。

羅伯特·奧迪(Robert Audi)

林肯，內布拉斯加(Lincoln, Nebraska)

1995.2

英文版第二版序

第一版廣受好評著實令人欣慰，而本書的中文、義大利文、韓文、俄文及西班牙文譯本也正著手進行中。然而，哲學的領域更加擴張了，即使不談我已知本辭典可為讀者提供更好服務的幾個面向。結果便是大量擴充了原來的辭條，即新增了四百個辭條。這項範圍的擴展需要六十名新作者，他們幾乎有半數都來自北美以外的地方。

新的辭條範圍橫跨整個哲學領域。我們特別費心增加了歐陸哲學及發展極為迅速的次領域，諸如倫理學、心靈哲學及政治哲學。我們也增加了許多參照辭條。書中的參照辭條是基本要件，許多讀者提到，他們發現這不僅對進一步瞭解原先的辭條有所幫助，而且也是很好的聯想資料及瀏覽導引。

除了在人名索引中所提到的許多在世哲學家之外，現在也在個別的辭條中選擇性地囊括了許多在世哲學家。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這個(非常小的)群體只納入了約六十五歲以上的思想家。這項涵蓋面的限制，部分受制於難以提供充分的哲學家圖像，因為這些哲學家仍活躍發展他們的見解，並且，也必須消去許多年輕的優秀哲學家，因為他們在觀點上仍進行著重大改變。即便是較為年長的哲學家，我們也不預設不會有重大的發展，而只是較有可能辨識出不可能被放棄的成熟見解罷了。

在決定在世思想家辭條這項困難的(在某種義意上來說是不可能的)任務中，所搜尋的意見一方面來自會議，一方面則來自其他許多資源。我們所受到的導引，部分亦來自第一版撰稿者對某些在世哲學家參考資料的依賴程度。由於本辭典的全方位目的及其讀者的廣泛程度(它涵蓋了許多哲學學門以外的讀者)，所做的篩選便加強於許多非-哲學家會想要查閱的作者，而某些分量則放在多樣性的考量上。為了維持本書的全面性及其讀者的多樣性，我們也決定不承受如下的重擔，即納入戮力於高度專業化次領域(諸如邏輯、電腦理論及許多科學哲學)的在世學者，或是主要貢獻在哲學史的哲學家。無論如何，在這些領域中是有許多重要的哲學家。許多已在索引中列出，索引亦列出了一名或多名撰稿者所提到的許多思想家，但他們卻不是個別辭條的主題。

在考量了對第一版讀者的回應後，我們盡可能地使這本辭典不要太厚且能維持單冊。有太多正面的回應，以至於雖然有許多原先的辭條已經修訂，但我們主要還是以在書中增加新辭條來尋求改進。少數讀者對於我們在每個辭條之後沒有加上參考資料，感到疑惑或不贊同。大體而言，我們的確用了所勾勒之思想家的第一手資料，不然，便是原本就值得注意的第二手資料。我們此處的政策，部分是由於嚴格的空間限制所造成，還有，特別是有了上述的說法，希望避免將讀者導入不充分的代表性資料或作品之中，這樣的東西可能很快就變成一種阻礙。它亦基於辭典及百科全書其間差別的意義。雖然其間的差別並不明確，但辭典畢竟是定義性的，而百科全書則主要為提供資料、交待歷史並作為參考。辭典將基本概念清晰化，而這是百科全書所不需要的方式。的確，有了好辭典的幫助，某些百科全書將更能夠被理解；沒有了辭典，有些百科全書甚至將難以閱讀。

關於第一版，我很樂意收到評論及勘誤，而且會將它們歸檔並寄給適當的作者(們)。本辭典的許多撰稿者和眾多謹慎的讀者一樣，寄來了建議性的勘誤，而大部分的建議都已被看過或當成了準備本版的資料。我應該再次重申，就像在第一版中所說的一樣，經過了這幾年的密集工作，與世界上最優秀的哲學家合作，我強烈地感受到哲學專業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及智性力量。在撰稿者及顧問那裡，我都看到了一種對學術的堅定承諾，一種對正確性及理論深度的持續關懷，一種豐富的哲學想像，以及一種對高標準的忠誠，它勝過了往往很誘人的學派、流行或論戰潮流。要我為這樣一本集體合作的書做題獻也許不太適合，但如果真要這麼做，我會將它獻給辭條撰寫者，希望編輯本書所帶給我的一些愉悅，也能夠帶給撰稿者及讀者。

致 謝

經過了這麼多年來對本書的編纂，我從多得讓我記不得的意見及回應當中獲益，在如下的致謝當中有任何遺漏，都會令我感到歉疚。

顧問群主要的工作是選擇新辭條及新的撰稿人，值得致上由衷的謝意。我特別要感謝艾爾斯頓(William P. Alston)、伯克斯(Arthur W. Burks)、爵茨基(Fred Dretske)、艾爾溫(Terence Irwin)、已故的克萊茲門(Norman Kretzmann)、盧卡斯(John Lucas)、麥康奈-基內(Sally McConell-Ginet)、內哈瑪斯(Alexander Nehamas)、奧尼爾(Onora O'Neill)、培里(John Perry)、羅遜(Richard Rorty)、瑟爾(John Searle)、圖美拉(Raimo Tuomela)，以及佛拉森(Bas van Fraassen)，他們有許多人一再地提供了意見及建言。出版社的執行編輯穆爾(Terence Moore)在編輯上的建議，以及我在政策及設計事務上和他所做的定期討論，都具有難以估計的價值。沒有他的奉獻，這兩個版本都不可能完成。

第二版得力於許多人的建言，包括了很多幫忙準備第一版的人。這些人有寇克阮(John Corcoran)、格廷(Gary Gutting)、徐姆(George Schumm)、信廣來(Kwong-loi Shun)以及楊德(Keith Yandell)，他們均提供了編輯上的建議，並建議增加某些他們的哲學研究領域內的辭條，或者修訂其他辭條。提供意見及建言的人也多得無法枚舉。他們包括了亞瑟頓(Margaret Atherton)、亞美達(Claudio de Almeida)、貝克(Lynne Rudder Baker)、比恩(Joseph Bien)、卡羅(Noël Carroll)、克里斯普(Roger Crisp)、戴維斯(Wayne Davis)、賈斯伯(Philip Gasper)、關特(Berys Gaut)、古德曼(Lenn Goodman)、格利夫斯(Paul Griffiths)、海耶克(Oscar Haec)、哈尼胥(Mike Harnish)、黑爾(John Heil)、胡克(Brad Hooker)、杭庭頓(Patricia Huntington)、賈桂特(Dale Jacqueline)、肯(Robert Kane)、克 拉 納(George Kline)、庫安(Manfred Kuehn)、庫恩(Steven Kuhn)、馬克藍林(Brian McLaughlin)、曼(William Mann)、馬拉斯(Ausonio Marras)、馬丁尼希(Al Martinich)、梅爾(Alfred Mele)、曼多拉(Joseph Mendola)、米勒(David W. Miller)、摩西(Paul Moser)、莫非(James Murphy)、波奇曼(Louis Pojman)、普萊爾(William Prior)、沙蒙(Wesley Salmon)、沙茲伯利(Mark Sainsbury)、沈瓦德(Charles Sayward)、施尼溫德(Jerome Schneewind)、施拉格(Calvin Schrag)、沙德萊(David Sedley)、徐那(Roger Shiner)、辛格(Marcus Singer)、斯克爾姆斯(Brian Skyrms)、史特瓦(M. A. Stewart)、溫萊特(William Wainwright)、威利奇(Paul Weirich)，特別是麥克坎(Hugh McCann)、索沙(Ernest Sosa)和特勞特(J. D. Trout)。

謹慎的評論者和同事及讀者一樣，提供了對我有幫助的意見，以擴展並修訂第一版。在讀者之中(主要是哲學家)我特別要感謝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馬庫斯(Ruth Marcus)、穆勒(Dan Mueller)、斯坦普(Eleonore Stump)以及凡·羅真(Mark van Roojen)。

許多人提供了編輯及技術上的協助。在出版社方面，我受到了阿涅斯(Michael Agnes)、鮑斯特(Janis Bolster)(他監督了整個校樣訂正的過程)、高德(Alan Gold)、格林豪爾(Kenneth Greenhall)、漢奈西(Cathy Hennessy)、米拉(Nicholas Mirra)、默里(Christine Murray)、沙茲尼克(Gwen Seznec)，以及其他人的幫助及建言。哈維赫斯特(W. M. Havighurst)仍然是出版社的主要原稿編輯，他熟練而辛勤的工作在整個過程當中有很大的幫助。奈斯波(Allison Nespor)及我在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校區(University of Nebraska, Lincoln)哲學系的助理亞方斯(Jonathan Evans)和楊小梅(Xiaomei Yang)都提供了幫忙。內布拉斯加大學及哲學系同事的支持都是不可或缺的。也很感謝聖塔克拉瓦大學(Santa Clara University)哲學系的幫忙，1999年我在該校的人文及科學學院以傑出教授的席位授課。

和第一版的情況一樣，我對我的家庭感到無比的歉疚。我的妻子瑪莉-露易斯(Marie-Louise)既給了我文獻上的建議，又幫我整理檔案及部分信件。她和我的孩子們也欣然地容忍了許多干擾及問題，這樣範圍的書甚至是在第二版的編纂時，都無法避免這類的事。

羅伯特·奧迪(Robert Audi)

林肯，內布拉斯加(Lincoln, Nebraska)

1999.6